



中国现代文学



王西彦文集



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

华夏出版社

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百部

王 西 彦

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

王省新 编选



華夏出版社

《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百部》编委会

主 编 舒 乙

副 主 编 吴福辉 周 明 王智钧

执行编委 于润琦 么志龙 徐金廷

编 委 (以姓氏笔划为序)

于润琦 么志龙 王 信 王富仁

王智钧 田娟华 刘慧英 严家炎

吴福辉 李 今 周 明 林建初

钱理群 徐金廷 舒 乙 樊 骏

目 录

短篇小说

车站旁边的人家	3
寻常事	25
曙	39
海的喧嚣	53
乡井	78
走向旷野	90
家鸽	112
幸福之岛	131

长篇小说

寻梦者	159
王西彦小传	297
王西彦主要著作书目	299

短篇小说

车站旁边的人家

下雪的日子

天下着雪，雪里又夹着丝丝的牛毛雨。

雪在天空里漫天漫地里飞舞着，追逐着没有定向的风。雪脚轻轻地踩在秃树杆上，黄泥路上，土山岗上，发出细小的声音。有的没有落下地，就给牛毛雨丝沾湿了，就变成了牛毛雨，又去沾别的；有的刚刚落到地，一个白点子，但立刻就碰到牛毛雨，沾湿了，渗入了泥。……

“呜——呜呜。”山坡那边，火车扯起喉咙叫了两声。

听到火车叫的声音，呆坐在门坎上看雪花飞舞的翠翠，双手拍去飘在身上的小雪片，站将起来，嘴里高高兴兴地喊道：“毛毛，火龙来啦，火龙来啦！”一边就搬起两条矮矮腿，跑到帘子里面去。帘子破了，一根帘根子斜戳在旁边，把翠翠的矮矮腿给绊住了，使得她不轻不重地跌了一交。

“毛毛，火龙来啦，火龙——哇，哇哇……”

可是刚哭出声，就给坐在帘子外面的章九爷爷喝住了：

“还没有冻够吗？大雪天，还要这样跌死撞活的！跌死了算老天爷有眼睛！”

不过声口即使很难听，做爷爷的还是急忙赶将过来，拉起翠翠。老人嘴巴里的唾沫子冲出胡须的拦阻，直飞溅到翠翠的泪脸上。

章九爷爷伸着颈脖，往帘子里面瞧了瞧。在他那双被成堆皱纹挤走了样的老眼里，汪着满泡泪水。他摇摇头，擤去一把鼻涕，沉重地叹了一口气。

帘子里面，章家媳妇幽灵似地坐在黑洞洞的墙角边，这会儿正对着半块破镜子，往脸上擦水粉。水粉是门口叫化贩子那里用破布换来的，粗得擦在脸上起疙瘩。章家媳妇把块干脸巾往颧骨上狠狠地磨着，使得两颊都发了红。毛毛站在一边，眨巴双眼睛，瞧着自己的娘，心里总是猜不透，想道：

——大雪天，又要上西竺庵看戏文去啦？

姊姊翠翠可没有心思管这个，她正憋着一肚子委屈，一张小嘴巴噘得高高的，挂在眼角边的泪珠子也慢慢涨大了，只要脸一摇，就会不客气地直滚落下来。这别儿，她用小手拍拍身上宽大可笑的破夹袄，那上面沾满着泥灰。

“妈！”她怯怯地喊了一声。

做娘的默不出声，正专心一志地在自己脸上做工夫，想把那张日晒风吹得粗黑了的脸孔重新擦得细嫩起来。她用干手巾擦个不停。擦着擦着，在那双映在破镜子上的眼睛里，凭空籁拉拉地窜出两颗泪珠子，把张白白的粉脸上立刻划起两条小溪溪；而且一不做，二不休，泪珠子索性连成串，像溪里涨水似地直往下面冲。

翠翠一瞧娘那样子，心里不明白，可知道不是个劲儿。她呆呆地望着，本来挂在眼角边的泪珠子，也和娘脸上的一个样——连成一串往下滚。跟娘不一样的是，她噘着的小嘴扁了扁，又忍不住地哇的哭出声音来。

帘子外而老爷爷听见小孙女的哭声，就又摇摇头，拿起个拳头往自己脑门上敲。他伸伸佝偻的腰，忍住一个呵欠，眼睛定定地直瞪着灰白的天。夹着丝丝牛毛雨的雪花，在他昏花的老眼里变成一个白团团，满天滚转。几只小雀子，唧唧喳喳地从外面飞来，停

在茅檐下面，抖着满身的雪花花。老人身上只穿着一件祖上遗留下来的棉外套，蓝布已褪成淡黄色，前襟只剩下半边，袖子仿佛曾经给耗子当过窠儿，破碎得一丝丝。数九寒天，一阵阵带雪的风，直窜进茅屋来，像把尖刀似的往外套里面刺。每个缩在皱纹凹里的毛孔，都像刺进了根根锋利的针。

“有这个冷法子，这鬼天！”

他小声儿骂了一句，又呻吟了一声。可他并没有移动身子，只把破烂的外套袖子裹了裹。

茅檐边挂着长短不一的茅草杆子，沿着流下一缕缕的水，慢慢地往门前滴溜。原是给脚踩得紧紧实实的泥土，给滴成了一条小小涧，小小涧里又是一个个的小潭潭，章九爷爷怔怔地想着自己这一辈子过的光景。在他意识里，日子来了个颠倒，一下子就跳到了年轻时节。还是个小后生呢，就知道日子不好过，就死死活活地拼命苦干，就从来不敢花半个冤枉钱——一条薄花布的长巾总要过三个夏，御寒的毡帽总是捡最便宜的买，八年十年也不用再想换一个。至于一般年轻人的事儿呢，尽管别人怎样的风流倜傥，花花草草，都没有他的份。他知道自己不是那种人，没有那种人的好命。但即使这样，一家的生活不但始终不见起色，连现状也不容易保住。住的茅屋愈来愈破倒，几亩薄瘠的田地也先后跳到人家手上去了，艰辛的岁月简直成了一个永不清醒的恶梦。最近却又祸从天降，无端地通来了什么乌火车，把仅剩的一块山边地也给埋个精光。五张嘴巴少不了吃的，如今竟然要让规规矩矩的好媳妇……

“命！总是命呵！”

这个结论也是从祖上传下来的。什么时候才能换个念头呢？想到这一点，章九爷爷的眼前一阵花，天地都昏黑起来。举起双手把个脑袋捧住，好一会儿，才重新看见外面那无休止地团团飞转的雪花下得更密，连山脚边过路人的影子也模糊不清了。老人又想

起另一件事情，咳嗽着大声问道：

“大贵带着些什么东西去的呵？”

“还不是我这件旧蓝花布棉袄！”帘子里面媳妇的答话带着哽咽，“还有他自己的一套单衣，就是前年新上染的……”

“不晓得能当到几个钱哩！还有翠翠、毛毛的事情，也不晓得办的怎样啦？”

听见老爷爷提到自己的名字，翠翠和毛毛就都咽住啼哭，面对面瞧。姊弟俩同时把眼唇儿一眨巴，四颗黄豆大的泪珠子就抢先恐后地滚落下来。尤其是毛毛的两股鼻涕，简直就像两条白肥虫似地直爬。

“妈！”翠翠走前一步，靠近妈身边。

“唉！”做娘的伸手拉了她一把，又摸摸她乱蓬蓬的头发，“不要再‘妈妈’‘妈妈’的啦！‘有娘，娘带起；没娘自己生意志’。要自己学乖些。吃人家的饭，可再不要叫妈妈，叫妈也叫不应啦！”

做娘的这篇话，翠翠听不大明白。“没娘自己生意志”，这是一只将被主人宰掉待客的母鸡吩咐小鸡仔的话，翠翠听老爷爷说过那个伤心的故事。她把身子往娘身边靠得更近些，仿佛提防做娘的人会失掉。她两眼贪婪地注意着娘那张擦满水粉的愁苦脸。她觉得娘今天变了样，一定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要发生。

可是外面老爷爷又在说话了。

“也还不晓得哩，究竟人家肯不肯发点慈悲心肠呵！”

“这只有看她自己的命啦！”做娘的又拉了女儿一把，“已经吃几岁的饭啦，总该自己生意志，争口气！”

“听说是吃花斋的人家，待下人也还好哩。”

沉默了一会儿，大家谁都不言语。空气好像凝结住。天快暗了，雪花却还在飞舞。雪脚唰唰地踩着茅屋顶。牛毛雨也变成了雪粒子，增加着雪花的分量，使得它不再像刚才那样漫无边际。顺

着茅草杆子往下流淌的檐口水，也给冻僵了，开始结成冰缕子，老半天才往门前滴溜一下。

一阵风，一阵彻骨的冷气。

“妈，肚肚叫了呢。”憋了半晌的小毛毛，怯怯地也往娘身边靠。

“毛毛乖，别叫妈。”做娘的也拉了他一把，“等爸爸回来给你吃。你听，妈的肚肚也在叫哩。”

“我的也在叫哩。”翠翠也小声儿补了一句。

“丢不开的还是毛毛，”做娘的好像说给帘子外面的老人听，也好像说给自己听，“翠翠大啦，横竖是人家的人；可毛毛才吃四岁的饭哩，那个横塘的财主要白给，说什么只添张要吃饭的嘴！白给也罢，绝子绝孙也听别人骂去！谁叫你做爹娘的养不起儿子，他自己也不在阎罗菩萨面前多讨点儿福呢？”

正在这会儿，山坡那边的火车又呜呜地叫了。

这火车叫的声音隔山传送过来，显得格外尖锐响亮，好像把空气都给撕裂了。雪花可不理睬，它还是一个劲儿地飘落着，而且比一刻前加浓了密度，连成一片。牛毛雨已经消失不见，雪片落在地上就印着一个个白点子，重叠一起，不再融化。

好像应和火车叫唤，隔壁的金福婶子冒着雪片，摆起双船头粽子脚过来了。这是一个村坊里出名的“花脚猫”，甜嘴甜舌的，逢人是副笑脸，能把死人说活。她一进茅屋的门，先就甜甜的叫了声“章九爷爷”，随后就不管老人那副缩成一团的愁苦劲儿，自顾自地掀了一把帘子，一扭身到了里面，小声儿招呼道：

“大贵嫂子，可打扮好啦？”

“快坐，金福婶婶。”章家媳妇抹了一把自己满是泪痕的脸颊。

“怎么，还不快打扮呀？”

做娘的推开身边的翠翠和毛毛。

“听妈的话，带起小毛毛给老爷爷捶背子去！”

“你看你！眼泪巴腮的！”金福婶子沉起一张脸，声口里充满同情，“怕什么？穷到尽头啦，顾不得那么多啦，杀人放火不都是人干的！大贵明白人，他能体贴你！”她又回过头来，拍拍翠翠肩膀，“翠翠乖，快带起小毛毛给老爷爷捶背子去吧！”

翠翠拉拉毛毛的手，催促小弟弟走。可毛毛睁大双泪水汪汪的眼睛，尽呆着瞧，还死命抓紧娘的前襟，好像要卫护娘，不受金福婶子的欺负。翠翠心里也填满疑虑：娘脸上擦起水粉，身上穿起新衣——其实并不新，只是没有补丁，也洗得干净些——好生生的为什么又要淌眼泪呢？猜不透，也不想离开。可连金福婶子也这样吩咐，心里满是疙瘩儿，也只好拉起毛毛走出帘子去。

“去，翠翠，”做娘的轻轻推了她一把，“毛毛也去，都去给老爷爷捶背子去！都要乖些，听妈的话！”

姊弟俩委委屈屈地离开了妈身边。

帘子外面的老爷爷把双胳膊围着身子，小肚子紧贴着大腿骨，好像一只吃了惊的大刺猬，缩成一团。看见翠翠和毛毛，也没有出声。他那张老脸似乎失掉知觉，任凭鼻涕爬出鼻管，又爬下唇中，沾在黄里夹白的胡须上。他那双歪歪扭扭的老眼也毫无神采，茫然地望着门外面。天更暗了，不远的山脚边已经一片朦胧，挨山脚边那条进城去的大路完全分辨不清。大片大片的雪团，封锁住整个天空，拉起一张漫天漫地的大白网。

翠翠伸出一双小小拳头，在爷爷背脊骨上轻轻捶着。做爷爷的人却依然蜷缩起身子，没有理会。听从妈妈吩咐，毛毛也伸出两个冻得发紫的小拳头，凑上爷爷的背脊骨。这会儿老人才回过头来瞧瞧这对小姊弟。他瞧见翠翠的眼角边还堆着泪珠子，毛毛的鼻涕只差没有结成冰棒子。

于是，章九爷爷的知觉完全恢复过来了。他也从袖管里伸出双冰冷的手，颤颤地握住毛毛的小拳头，问道：

“毛毛肚肚还叫不叫啦？”

“直叫着哩，爷爷，你听！”

“吃饱啦，还要不要爷爷呀？”

“要爷爷！”

“要不要妈妈啦？”

“也要妈妈！”

“爷爷好呢，还是吃饱肚肚好？”

“吃饱肚肚好——爷爷奶奶也好，都好！”

“还有爸爸呢？”

“不好！爸爸要打人，爸爸不好！”

“爸爸会给毛毛吃饱肚肚，可别尽惦着爷爷、妈妈啦！”

正责怪毛毛在老爷爷面前说了错话的翠翠，也不懂爷爷的意思。她觉得今天爷爷和妈妈都变得古怪不好懂。可是，爷爷的老眼又汪起泪水来了，还一把一把地用手掌抹着。

光景既是这样，还是回到娘那里去吧。毛毛先钻进帘子去，翠翠也跟着。这会儿雪片愈下愈大。屋子里那个洞子似的小窗口，爬进一小股亮光。做娘的依然坐在角落里，像个黑影子。金福婶子也依然站在娘身边，摊开一双手，在小声儿说话：

“好啦，好啦！别再去想那些啦，大贵嫂子！第二趟火车龙头开过去啦，不是下雪天，还不就要天黑了吗？”

“我宁可做饿死鬼……”

“快莫这样说！好死不如歹活嘛！”金福婶子装出一副仁至义尽的神情，一味地劝解，“我说啦，人到没路走，什么事情不要做！仁义道德都是假的，吃碗饱饭才是真的！”

“我实在抹不开这张穷脸皮！”

“什么脸皮不脸皮的！老四的客栈里，我早就给你说妥啦，大家都是老熟人，别人是三七开，跟你大贵嫂子是四六开。你只要坐

在那里等着，只要有客人看中意啦——”

章家媳妇擤了一把鼻涕。好像突然开了窍，她脸上的肌肉扯了扯，出现了一个淡淡的笑容。毛毛看到娘变快活了，就一下靠到娘的膝窝儿里去，双手一抱，仰起小脸儿喊了一声“妈”。

“你的妈死啦！埋啦！”

金福婶子赶快插身到娘儿中间去，拉开了毛毛，又拉翠翠。

“两个乖的，别缠着妈！还是再给老爷爷捶背子去！快去！”

翠翠拉着毛毛，站在一边发了呆。

金福婶子掏出一块印花手巾，给章家媳妇揩干脸上的泪痕，还调了水粉再给她整容。

“天在头上，”章家媳妇抬起头，说，“我总对得起他……对得起大贵他家……祖宗……”

“你对得起！当然对得起！”金福婶子完全是一副理直气壮的口气，“你也没有瞒着他……好，别多想啦，天快黑啦，还要赶路哩！”

一会儿后，金福婶子陪着章家媳妇转出帘子来了。翠翠和毛毛畏缩地跟在后面。

“爹……”做媳妇的喊了一声章九爷爷。

老人抬起一只手，挥了挥，没有出声。他弯起身子，竭力把自己蜷缩得紧些。他没有抬头看媳妇一眼。他的嘴里发出嘶嘶的声音，身子有些哆嗦。

毛毛突然哭了出来：

“妈妈……妈妈……”

“别哭！”金福婶子回头说，“毛毛乖的，妈去火车站买花花饼儿给毛毛吃！毛毛快别哭！”

翠翠赶快拉住毛毛的手，她知道毛毛哭得不是时候。她眼看着金福婶子陪着娘出门去，冒着风雪，走在通向山坡的路上。不一

刻，两个人影子就消失不见。章九爷爷抖动了一下身子，想站将起来；可是，立刻就像一堆破棉絮似的坐了回去。正在这会儿，一阵风蓦地冲进茅屋来，仿佛茅草屋顶会给一齐掀起。随着这阵风，雪片更加放肆地团团乱舞起来，简直分不清是从天上飘落下来的，还是地上冒涌出来的。……

“呜——呜呜。”山坡那边，火车又扯起喉咙叫了。

夜 宿

快黄昏了，远处的山景消失在稀稀落落的雪花里，望过去只是白茫茫的一片。天气真冷，好像连空气也要结成了冰。雪花也愈飘愈密，把整个世界都笼罩在广大无边的雪网里。

火车发出粗大的辘辘声，慢吞吞地喘息着，爬进了车站，又扯起喉咙往半空吼叫了一通，这才颓然地停将下来。如果是平常日子，火车一进站，两边木栅栏外面，就会有数不清的小贩、车夫、挑担子的，客栈里的条房，伸长脖子招揽生意；月台上也会有许多接客的人，急匆匆地往各个车厢的窗口找寻他们的熟客。可是今天木栅栏外面静悄悄的，只在月台出口处站着几个挑担子的小孩子，捧起双手放在嘴边呵气；月台上人也不多，除了挟着红绿旗子的站丁，只有四五个袖着手的铁路警察，没精打采地站在那里。车厢里准备下车的乘客，从木架子上取下小箱子和小提包，先从窗口往外面望了望，叹着气，或是顺嘴骂一句“倒霉的天”，再慢吞吞地下了车，走到月台上，完全没有平常日子那股忙乱劲儿。

一个青年学生，头戴呢帽，衣穿长袍，把条围巾围着脖子和嘴鼻，只露出一对眼睛向月台上找寻什么人。当他发现月台上并没有接客的熟人，就提着个小黑皮箱，跟在别人后面，走出月台。几个背着扁担绳索的赤足小孩子，立刻围拢上来，七嘴八舌地嚷道：

“五角钱，挑过江去！”

“只要四角半！四角半！”

“四角！四角！”

青年学生一概不理睬，自顾自挤过包围圈，直向前面走。他手上的皮箱小虽小，却颇沉重。他一连放在地上歇了两次。最后还是花了三角钱代价，雇了一个像跳虾似的小挑夫。从车站到轮渡码头，不到一里路，走起来还便当。可等到一上渡船，迎着风，船身打了横，雪花就像发疯似地往人身上窜。好不容易渡过一条并不怎样阔的江，又夹在人群里走上码头时，渡船的缆绳还没有解开呢，青年学生刚从小挑夫手里接过来的小黑皮箱，又立刻给一个瘦黑脸客棧茶房抢过去了。

“请住大兴客棧！房间清爽，价钱便宜！”瘦黑脸扯起一条沙哑喉咙，一边嚷嚷，一边又去拉别人的行李，“大兴客棧！房间清爽！……”

被瘦黑脸这种不由分说的做法所激怒，青年学生强忍住没有发作，只是提高声音骂道：

“你这算什么！是强盗打劫不是！”

可是骂归骂，下雪天，早晚总得住客棧，还是只有跟着走路。城镇不算大，夜市倒热闹，街上觉行人拥挤，很有些左磕右碰。挤过一段街，又拐了一个弯，很快就走进一家小客棧。隔壁有家小饭铺，门口的伙计一个劲儿地招呼着行人：“米饭有！馄饨面也有！吃饱肚子再住客棧！”青年学生踌躇了一下，决定住定客棧再说。就在这踌躇之间，瘦黑脸茶房扯起喉咙喊了声：“客人来啦！快照顾客人！”把小黑皮箱一放，又转身跑将出去。……

“原来真的不是强盗！”青年学生望了望对方的背影，感到好笑。

他正待去提自己的箱子，却发现面前站着个满脸春风的阔嘴

妇人，正咧着张嘴巴向他打招呼。她无论如何不让他亲自提箱子。

“大媛！大媛！”她回头喊道，“快来搬行李！客人来啦！”

应声而出的，是一个身段细小的白脸姑娘，看起来年纪不会超过十七八岁。她巴巴结结地把箱子搬上楼去。青年学生取下围巾，皱皱眉头对阔嘴妇人说：

“楼下有房间吗？横竖只住一宵！”

妇人发了一下呆，迟迟疑疑地回答道：“哦！楼下吗，我去瞧瞧。”

这会儿，刚走上半段楼梯的白脸姑娘就把箱子提了下来，笑盈盈地招待来客。她先要客人坐下休息，把他引进一间堂屋，急急忙忙地搬椅子，拭桌子。

青年学生坐下了，开始察看起这间堂屋。低低的屋子，一伸手就可以摸到楼板。中间吊着一盏光度很弱的电灯，灯盖子上积起一层厚厚的灰尘。昏黄的灯光照着灰暗的墙壁，墙壁上挂着一幅破旧的关公画像——纸幅已经黄得不像样，只因为衬着那灰暗的墙壁，才显得有些白净。左右两边的墙壁上，也零零落落地贴起一些财神画、请客帐子和记帐条子之类东西，还有一片片破落下来的石灰片子。柱子上钉着一节小竹筒；上面插着一个鸡毛帚子。从楼板上挂下来的条条灰尘，粗粗细细地好像是些破碎的万国旗。

.....

“哪里是客栈！简直是个破倒的土地庙哩！”

可是，白脸姑娘已经端来一杯浓茶，阔嘴妇人也回来了。她向他甜甜地笑着，说：

“辛苦呵，下雪天，离家背井的……”

“我离家不远，明天就能赶回去吃晚饭。”

“是位读书的先生吧，文绉绉的。”

“不错，还在读书。”